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七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織錦璇璣圖 蘇蕙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

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

謫戍燉煌㑹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畧乃拜安

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

出其右滔置之别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

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䜛毁交至滔益忿焉

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

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

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

三千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横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賫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

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册金輪皇帝御製

璇璣圖詩

按蘇氏織錦回文縱廣八寸許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理難盡識起宗道人分圖析類獨得其旨附錄左方

共七圖總計三千七百三十四首

圖一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傷慘懷慕增憂心堂空惟思詠和
心荒淫忘想感所欽
志篤終誓穹蒼欽
桑榆潯景昭西林
林光流電逝惟生
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

音身
藏微
摧憫
悲己
聲處
發幽
曲房
秦王懷土眷舊鄉身麟龍昭德懷聖皇人
商榮當賤
弦君所為
激仁專女
楚離一有
流殊志柔
清方貞剛
琴芳蘭凋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感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讀法

自仁字起順讀每首四句句七言

仁智懷德聖虞唐真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

真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

真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

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真智篤終誓穹蒼

真妙顯華重榮章

真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

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

民生推道電流光

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身微憫已處幽房

民生推道電流光休西照景薄榆桑

已上共詩十首

津河至明柔十首

親所至蘭房十首

琴清至慘傷十首

右第一圖共詩四十首

回文括入後讀法中

圖二

欽何如將情纏憂殷多愚王艱惟告身

欽岑幽巖峻嵯峩深淵重涯經網羅林

身加棄愁悴少精神退憂曠遠離鳳麟

林陽潜曜翳英華沈浮異遊頹流沙麟

讀法

自欽字起順讀至沙字止為一首又從深字起至退字止為一首毋首俱退一句直退至巖字止一週

共詩八首

圖三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傷嗟志倚桑基河
慘中篤因榆自隔
懷君終女薄貞塞
慕容誓嬖景遠殊
增曜舄至昭謙山
憂多蒼微西激梁
心荒淫忘相感所鍾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堂何思識如陽生
空如傷知懷潛感
惟將君改為曜瀕
思情夢別念黔悲
詠繼詩明然英路
和曼璇璣圖華長

音南鄭歌商流徵殷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沈時感意麗哀遺身

藏 多 平蘇氏 浮 歎

摧 思 端 作 辭 興 悃

悲 生 冤 興 懷 遊 已

聲 艱 是 感 感 頹 處

發 惟 何 昭 戚 流 曲

曲 若懷 恨 知 沙 房

秦王懷土春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願逸離鳳麟龍昭德懷聖皇人

商 傷榮 章 當神 賤

絃 好 君 罪 所 輕 為

激 冰 仁 天 尊 粲 女

楚 燕 離 離 一 歎 有

流 桃 殊 閒 志 哀 柔

清 鄉 方 舊 貞 春 剛

琴芳蘭潤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感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讀法三之一

自初行遞一字成句句七言每首四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智懷悟聖虔唐真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桑榆薄景昭西林

佞因女嬖至微深淵重涯經網羅林

識知改別明璣心

戒嗟峻巖幽岑欽

志篤終誓穹蒼欽岑幽巖峻嵯峩深微至嬖女因佞臣

淵重涯經網羅林

識知改別明璣心

思傷君夢詩璇心璣明別改知識深

闕怨念為懷如林

詩興感遠殊浮沈

氏辭懷感戚知麟

蘇作興感昭恨神

平端寃是何懷身

何如將情繼憂殷
所感想忘淫荒心
多曜容君中嗟仁

始終曜觀華繁殷
繁華觀曜終始心
多患生艱惟昔身
微流商歌鄭南音
堂空惟思詠和音
憂增慕懷慘傷仁
智懷德聖虞唐眞

智懷至湘津　讀法具前

河渦至剛親　所懷至芳琴　清流至傷仁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二首共八十八首

妙顯至梁氏　生感至望純　清志至商秦　曲發至唐眞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五首共一百首

微惻至霜新　故感至藏音　和詠至章臣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二十四首共九十六首

匹離至房人　賤為至播春　陽然至堂心　憂增至皇倫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四首共九十六首

讀法三之二

自工橫行退一字成句以後遞退一句成章

讀法具于前段

讀法三之三

自兩間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以下俱縱橫反覆讀

荒淫至生民　讀法如智懷至湘津

王懷至皇人　志篤至方春　桑榆至貞純

生推至荒心　皇聖至王秦　方殊至志貞　志貞至桑倫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六十三首共五百四十首

岑幽至長身　加兼至剛親　何如至故新　陽潛至所親

羅綱至和音　鳳離至清琴　若惟至章臣　沙流至湘津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四十七首共三百七十六首

淵重至房人　退幽至望純　多思至清純　浮異至寫春

我嵯至曲秦　精少至陽春　憂讒至皇倫　華英至梁民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五十二首共四百一十六首

光流至明親　龍昭至精春　當所至芳琴　榮君至所親

鄰舊至故新　所感至清琴　蒼穹至湘津　西昭至長身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一十二首共九十六首

讀法三之四

自中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商鄭至遺身（讀法同前）　佞因至舊新　遺哀至南音　舊嗣至佞臣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五十九首共二百三十六首

繁華至房人　讖知至精純　浮殊至曲秦　恨昭至皇倆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七十四首共二百九十六首

詩興至明親　蘇作至所親　始終至清琴　璣明至湘津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三十四首共一百三十六首

時盛至望純　辜罪至賤人　微流至陽春　微至至渠民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四首共五十六首

讀法三之五

自角斜退一字成句以後遞退一句成章

嗟中君容曜多欽思傷君夢詩璇心氏辭懷感戚知麟神輕粲歎哀春親

龍昭德懷聖皇人

當所專一志貞純

沙流頹遊異浮沈

鳳離遠曠幽遐神

詩興感遠殊浮沈時盛意麗哀遺身

華英翳曜潜陽林

浮異遊頹流沙麟

蘇作興感昭恨神辜罪天離間舊新

遐幽曠遠離鳳麟

精少愁悴衷加身

圖恣念為懷如林潋謙遠貞自基津

西昭景薄榆桑偏

光流電逝推生民

雖綱紀涯重淵深

陽潜曜翳英華沈

平端寬是何懷身傷好水燕桃廊琴
榮君仁離珠方春
鄉舊春土懷王泰
如蒙愁悴少精神
苦惟艱生患多殷
璣明別改知識深微至嬖女因佞臣
淵重涯經網羅林
始終睢觀華繁殷多患生難惟苦身
微流商歌鄭南音
岑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滋謙遠貞自基津
陽浩睢翳英華沈
西昭景薄榆桑倫
如懷為念思圖心
微至嬖女因佞臣章榮重華顯妙真
賢惟聖配英皇倫

識知改別明璣心

蘇作興感昭恨神
氏辭懷感戚知麟
平端寃是何懷身
詩興感遠殊浮沈
始終雖觀華繁殷
圖悲念為懷如林
璇許夢君傷思欽

何如將情繼憂殷多患生艱惟苦身

榮君仁離殊方春
加兼愁悴少精神
傷好氷燕攜廊琴
懷何是寃端平心
鄉舊眷土懷王春

繁華觀雖終始心

詩興感遠殊浮沈
圖悲念為懷如林
氏辭懷感戚知麟
璣明別改知識心

蘇作興感昭恨神
平端寃是何懷身
微流商歎鄭南音藏推悲聲發曲秦
和詠思惟空堂心
蒼穹誓終篤志貞唇廣聖德懷智仁傷慘懷慕增憂心
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
佞因女嬖至微深
所感想忘淫荒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推悲聲發曲秦
南鄭歎商流微殷
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真
嗟中君容曜多欽
嗟中至春親桃廊至基津春哀至嗟仁基自至廊琴　四段每段五十九首
思傷至望純懷何至梁氏知感至憂心如懷至陽春　四段每段六十六首
氏辭至宿新圖怨至長身旋詩至和音平端至故新　四段每段二十六首
神輕至豔春滋蕪至房人多雕至曲秦傷好至清純　四段每段一十二首
右第三圖共詩三千五百一十八首

圖四

嗟情家明乾榮
歎中無鏡紛為
懷傷君朗光誰
所路房容珠感
離曠悍飾曜思
經邈清華英多

遊桑鴝揚仇傷
西翳雙激好推
階陰巢水悲容
步林燕清思發
東桃飛泉君歎
廊休翔流長愁

凶慈塵思恭基
禎孝和淑目為
浸休家貞記孝
讒退遠敖貞敬
愚謙危節所是
滋蒙疑容持從

神飛文遺分歸
明粧珠孤乖雁
通神梁妄珠翔
感激飾散聲應
精浮光離哀傷
微雲輝摩悲春

讀法

自嗟字起至榮字三字成句可反覆讀亦可分讀

嗟嘆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華飾容朗鏡明葩紛光珠曜英多思感誰為榮

榮為至歎嗟　經離至思多　多思至離經　三言十二句四首

懷歎嗟所離經路曠遐傷中情君無家房幃清容飾華朗鏡明光紛葩珠曜英感思多誰為榮

誰為至嘆嗟　所離至思多　感思至離經　三言十二句四首

嗟嘆懷傷中情家無君朗鏡明葩紛光誰為榮

榮為至歎嗟　經離至思多　多思至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

懷歎嗟傷中情君無家朗鏡明光紛葩誰為榮

誰為至歎嗟　所離至思多　感思至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共十六首

遊西至摧傷讀法同前

凶頑至為基同　神明至雁歸同　已上四段每段得詩一十六首

右第四圖共詩六十四首

圖五

祀闕飛衣誰追
后中會家為相
自節飾我容聲
興勝不歌治同
風變歎發觀羽
周楚長雙華宮
南鄭歌商流徵
邵衛詠吟悵情
伯女志興榮傷
窮河遐頑華感
寬廣路人禁我
淑思逸其戚情
姿歸遇顧殺患

庭闈亂作人讒佞奸凶害我忠貞
明難災消源禍因所恃恣極驕盈
禁苟不義姬班女婕妤辭輦漢成
城傾在戒后孽嬖趙氏飛燕寔生
榮尤寔盛興漸至大伐用昭青青
形未在慎深慮微察遠禍在防萌

身我辛集殃懲舉何因備嘗苦辛
深日潤浸愆思罪積怨其恨難尋
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貫平均勻
濱漢之步飄飄離微觸喬木誰陰
心改者感麗覩閒遠離誰我同衾
衾伯在誠故遺舊聲故君子惟新

移股施為枝差
西不何誰神無
日日激興通者
白無慎將工採
殊衰殊身節菲
年有志飾忘封
時盛意麗衷遺
惟必心華惟下
逝倏進榮盛體
倏無一俯曼作
然盈體仰情者
苦不忠容何戚
馳虧誰儀貲辭

讀法　自中行各借三字互用分讀四言成句亦可六言左右分讀

邵南周風興自后妃衛鄭楚樊厲節中闈詠歌長嘆不能奮飛齊商雙發
歌我哀衣曜流華觀治容為誰情徵宮羽同聲相追

情徵至后妃　周南至情悲　宮徵至淑姿　四言十二句四首

周風興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闈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歎我哀衣華觀治容
為誰宮羽同聲相追

宮羽至后妃　邵伯至情悲　情傷至淑姿　六言六句四首

周風興自后妃邵伯窈窕淑姿楚樊厲節中闈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
奮飛詠志遐路遠邇雙發歎我哀衣齊興碩人其頎華觀治容為誰雕榮
翠榮感獎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情傷至后妃　邵伯至相追　宮羽至淑姿　六言十二句四首

邵伯窈窕淑姿周風興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闈衛女河廣思歸詠志遐路
遠邇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歎我哀衣齊興碩人其頎雕容翠榮感獎華觀
治容為誰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情傷至淑姿　周風至相追　宮羽至后妃　六言十二句四首

惟時至成辭讀法同前　廿佞至防萌同　何辜至惟新同

已上四段各得詩十六首　右第五圖共詩六十四首

圖六

寒歲識彫松
貞物知終始
顔衰改華容
仁賢别行士
龍旂容衣
虎彫飾繡
縈華觀曜
文曜壯顔
藻縈麗充
衰情時傾
年勞歎奇
歲遠殊浮
往憂歲異
日思暮世
詩風興鹿鳴
桑蠶感孟宣
時歲昭晝傾
章徵恨微宣

讀法

自寒歲讀起五言四句反覆成章

寒歲識彫松貞物知終始顔衰改華容

仁賢别行士　士行至歲寒　松彫至賢仁　仁賢至凋松　共四首

寒歲識凋松始終知物貞顔衰改華容

士行别賢仁　仁賢至歲寒　松凋至行士　士行至凋松　共四首

龍虎縈文藻縈曜華彫旂容飾壯觀麗

充顔曜繡衣　衣繡至虎龍　共二首

藻文縈虎龍縈曜華彫旂麗壯觀飾容

充顔曜繡衣　充顔至虎龍　共二首

詩風至微宣讀法如寒歲

衰年至奇傾讀法如龍虎

共詩二十四首

圖七

思情時形　愍居歎如
感傷在勞　舊獨懷何
自我君想　是為女賤
寧我側夢　念誰賤鄙
詩情明顯怨
始　義
終　興
無　理
端此作麗辭
嬰漫丁寃　懷悲哀誰
是漫是何　傷感情者
憂何艱生　思永感我
懷思苦我　悼歎感知

讀法

自思感起四言反覆讀中段四五言俱可

思感自寧我我傷情時在君側夢想勞形

形勞至感思　共二首

寧自感思我我傷情君側在時夢想勞形

夢想至感思　共二首

愍舊嬰是懷傷三段讀法俱同

詩情明顯怨義興理辭麗作此端無終始　共十二首

始終至情詩　辭麗至興理　興理至麗

辭　四言共四首

詩情明顯怨怨義興理辭辭麗作此端端

無終始詩　詩始至情詩　辭麗至理辭

辭理至麗辭　五言共四首

共詩二十四首

玉屋子少讀此文得絕句二百六十首及程璺墩家出衍聖孔公所藏舊本僅至百四十餘首自為天下之善讀者無過于余矣後見黃山谷詩云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

實連波于已撫然自失又宜意起宗道人細玩是圖得三四五六七言者三千餘首韻意悉如已出如庖丁觧牛肯綮無滯方知讀曹娥碑者其智相去三十里未足為多也

北里志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

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于他處惟新進士設有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于常數諸妓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

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斷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為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崤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埽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羅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為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孫棨序

孫棨唐翰林學士居長安中頗有介靜之名其撰北

里志風韻爾雅雪簑子青樓集崔令欽敎坊記莫能
逮也此志不典無補風敎然天子狎游膏粱平進粉
黛之妖幾埒鄭衛萬衆西巡端由北里作志者其有
憂患乎陳繼儒識

北里志目録

附録

胡證尚書　裴思謙狀元

鄭光業補袞　楊汝士尚書

鄭合敬先輩

北里志　孫棨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為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曲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

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為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為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為漁獵亦有良家子為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為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為諸倡所豢養必號為廟客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

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態勤叅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叅禮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為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

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名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鍰繼燭即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眞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為席糾寛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

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賓先輩扇之鄭賓本吳人或薦裴讃為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提與覃同年因諂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狠褻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為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

能制諸妓覃闢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兆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鍜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鍜主繁務又本居

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窻牖
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
也為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
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
步全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為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
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
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遂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
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

膓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麽是前生有宿寃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祇疑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盖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寃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

馬報復仍使送之聞者皆縮頸鍜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効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令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棠)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

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滌龍光為狀元（名偓文府弟為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慼之與同年侯彰臣（湝）杜寧臣（彥殊）崔勛美（昭愿）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勲（茂藹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

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

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匀齊舉舉鮮眞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令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

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離辭年自北員判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順同年皆駭然裴公（裴）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公）

（攢其年主司）令小天趙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為山内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為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為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内子他日為山自外歸内

子謂為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為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數四因索筆題詩云

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

教小童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即呈之云曲中顔家娘子將來狀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嫌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為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

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驪驪使唱驪驪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麏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沈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

夭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為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駞駞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駞駞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為恥遮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金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為名輩後老退為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眤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

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
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
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
誇壻好聲名適來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
尚未信應聲朗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
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椀鳴其敏捷皆此類
也是春萊兒𣯁𣯁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𣯁𣯁光遠
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

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為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闤闠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

而去後假母常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聞為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為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為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

名徵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為山所見名就今字衮求近曰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瀣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傻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

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彩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𢠸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吏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艶予因題三絶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𢠸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鬬草輸鄰女更被拈

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圑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濶剌蹙黄金綫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為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若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欝如不勝任合坐為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

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儂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醵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

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為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綫麻北座者徧連反甲反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為敬瑄二綫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

辭以他事立衆與語能之圍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没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覺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衞

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聞者亦有兄弟相尋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貫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梲冐其季父梲球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

振州司户後改名應舉左揆為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令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勝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朞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絶色洛眞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為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疊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横波盻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

渥之弟今改名澣具年初舉乗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户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因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逆乃奔竄因與文

遠思所題詩眞讖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寛博巵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𢈔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

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㮲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

知詁朝詣之者結駟於門也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

蓋求其元已納溥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膍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勖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為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為謾寢

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奴曰子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為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住住既而小鳳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

之時小鳳為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毋兄喻之鄰里識之往往終不捨佛奴指㫿升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往往詆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往往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往

住眂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鬭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為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麗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足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咍遽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

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喋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悞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荍（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為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附録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淩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胡復一舉三

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蹴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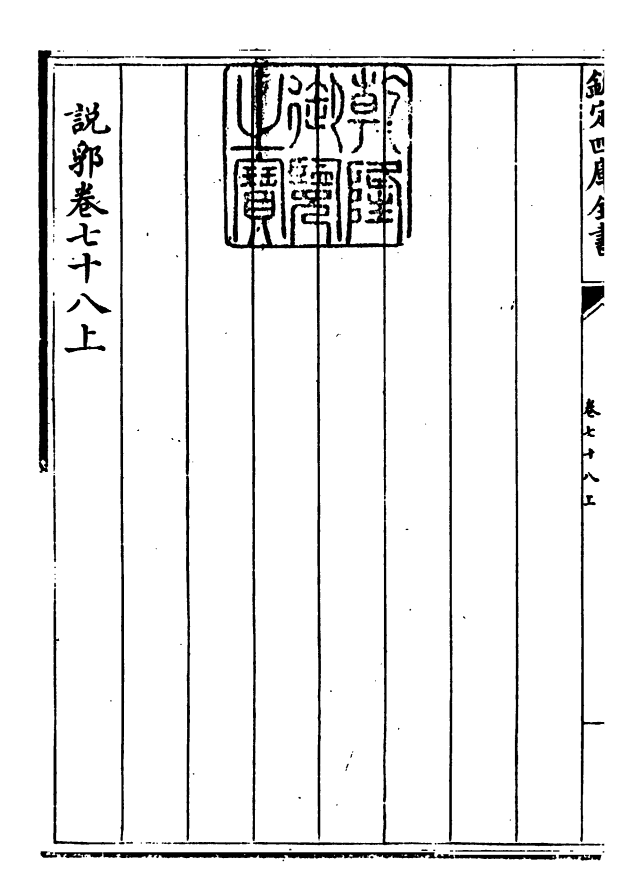
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已謂余能立於頹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違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為不測之地故

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
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
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
子少狂逸曾眠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
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者為金吾
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
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令狐博士滈相君當權日尚為貢士多往此曲有

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滈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詢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吁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慼甚於彼

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獨為風流之談亦可垂誡勸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麋也述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敘宜之所以憐拯已之患也敘洛眞所以誡工姓之容易也舉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為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說郛卷七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七十八下 九上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汪志伊

說郛卷七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教坊記 崔令欽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内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

家猶在教坊謂之内人家教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對無毋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内人並坐内教坊對内人生日則許其毋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宫人葢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内人帶魚宫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内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

箏等者謂搊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為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為首尾首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

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眾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眾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内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内人也垂手羅同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

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北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納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為崖公以歡喜為蜆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為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為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既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而不死也或言土

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堦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吏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為新婦弟見呼為嫂也兒郎有任官僚者官忝與内人對同日埀到内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為怪異間被呼者笑而不荅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

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䭔子亦醉不煩酒也令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沱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抛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劒氣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涯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鐘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静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畱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鷓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緑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劒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illegible]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為假面臨陣著之因為此戲亦入歌曲

踏謡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謡和來踏謡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謡

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㫖或呼為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因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

子曰內東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為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是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

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恱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袵席之娛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覦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為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

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絶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絶冢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青樓集

黄雪蓑

梁園秀

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為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抝𡋯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絶云

張怡雲

能詩詞善談笑藝絶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

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徧姚牧菴閻
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鍾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
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
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
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
當為爾作主人張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
骨秀横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
定酧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

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閤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閤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黄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

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絶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遍公出自内

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呌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

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

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

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為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春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

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為帶月為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眞眞楊玉娥

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　啼玉靨咽冰絃五

牛身去吏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與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

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鎻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

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

劇為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温參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温一笑而罷

小娥秀

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曼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

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郤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聰曉

喜春景

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絶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

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

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　楊柰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

雪梅

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為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

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賦㬷栗工張𡿺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葢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

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竝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

京師旦色姿藝竝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瑶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榭燕王

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絶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

善唱諸宫調藝絶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

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眞眞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

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毋劉嘗侍史開府高手神靚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没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尚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

敎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緑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張玉梅

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

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為地求問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

勾欄内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

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眞

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别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

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剠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求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别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篦刺目行於世

賽廉秀

朱廉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

其出門入户步線行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馬聲遏行雲乃古今絶唱

天錫秀

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

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

嘗有老鶴啄之誚

周喜歌

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衞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

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

蹢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毋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毋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搯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旣五鼓陳宿搆呼喇該排闥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

其母携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

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没流落江湖為教師以終時小童

善調話即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辯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

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

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大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徼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

樊孛闌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

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為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為造疏語多寓譏諷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

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嫁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

善唱慢調雜劇亦精緻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

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為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為娼

朱錦繡

侯要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孛闌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

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庸角䆗䆗莬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携酒奠其墓至

令率以為常

小玉梅

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

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為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

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張玉蓮

人多呼為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蒱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靳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

泪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泪看簾外飛花尤為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絶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黧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眞眞

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閩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敎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

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為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春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為盛事

張奔兒

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為溫柔旦李嬌兒為風流旦

龍樓景丹墀秀

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為出類拔萃云

賽天香

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鎮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

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户置之

別館石没李誓不他適終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户孫伯玉萬户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梅哥

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絶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塲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章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

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鞑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

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没汪髠髪為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

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

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

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喇布哈置於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於松

江西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

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驊騮構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李真童

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温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一作載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為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為事至期達役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為道士節行愈勵云

眞鳳歌

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眞
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
散眞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

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黄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
妙

喜温柔

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温柔淮浙馳名老而不

裒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

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𬊤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遥望關西店兒黄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

窩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絶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沈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

描畫喜皉壽席上交雜沓判蘇䫄㪷入禮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

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竒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過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

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為人傳誦

劉婆惜

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

禮部尚書値天下多故選用除贑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敭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贑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

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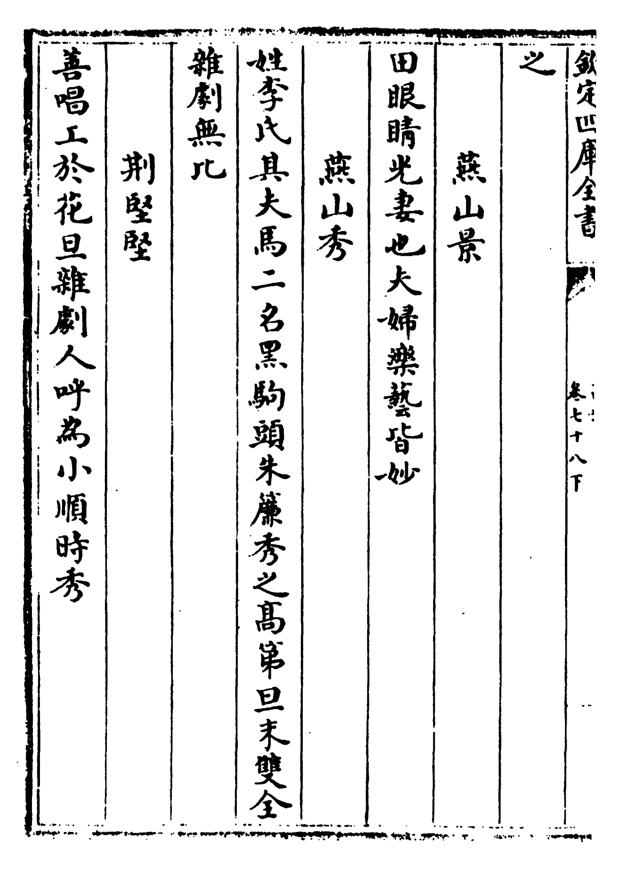
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

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臉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

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



之

燕山景

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

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荆堅堅

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為小順時秀

孔千金

善撥阮能曼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

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為花旦

羅春伯閩見錄載陳子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尚如此嗚呼盛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

云爾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彦書於風月樓中

麗情集　張君房

浣沙桂子

霍小玉侍兒之名

遺策郎

鄭生過李妓宅見娃徘徊不能去詐遺策駐馬後訪自呼曰前遺策郎也

卷中人

唐裴敬中為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

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眞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寄淚

灼灼錦城官中奴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軟紅絹聚紅淚爲寄

環者還也

崔郎寄張生信有玉指環云環者還也

燕子樓集

盼盼徐之名娼張建封納之于燕子樓張卒盼盼思之

問者輒合以詩僅三百篇名燕子樓集

秋雲羅帕

貫知微曾城夫人杜蘭香旣別贈實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云此羅是玉女繅玉蠶繭以織成

沈翹翹

文宗時宫人有白玉方響以犀爲椎以紫檀爲架後出宫歸秦氏秦出翹製曲以寄之名曰憶秦郎

非煙

咸通中武公妓也善擊甌其隣趙象窺見因門媼以玉葉牋題詩寄之非煙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花牋贈象以通其意

薛瓊瓊

開元中第一箏手中官楊羔潛還崔懷寳飲羔薫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詞方得見瓊瓊崔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近得佳人纖手子硏羅裙上放嬌

聲

柳枝娘

洛中里孃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

詩

香兒

元載秉薛瓊英幼以香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

說郛卷七十八下